

《薛仁贵征东 薛丁山征西》虽然涉及神怪之说，但对主要人物的刻画却相当成功，如尉迟恭的忠勇、程咬金的莽撞以及薛仁贵父子的谋略武功，均非常突出。



《薛仁贵征东 薛丁山征西》虽成书于封建时期，却有明显进步意义。薛仁贵之妻柳金花牺牲一切，破除阶级观念，跟薛仁贵在破窑成亲，无疑是对封建婚姻制度的有力反抗。



《薛仁贵征东 薛丁山征西》一书，人物间的爱情故事也是一大看点。如薛丁山与樊梨花，两人之间的姻缘纷杂缠绕，爱恨交织，其间夹杂不少恩怨情仇，扣人心弦。

《薛仁贵征东 薛丁山征西》一书，人物间的爱情故事也是一大看点。如薛丁山与樊梨花，两人之间的姻缘纷杂缠绕，爱恨交织，其间夹杂不少恩怨情仇，扣人心弦。



薛丁山与樊梨花，两人之间的姻缘纷杂缠绕，爱恨交织，其间夹杂不少恩怨情仇，扣人心弦。

薛仁贵征东 薛丁山征西

(清)如莲居士◎原著

孟陶宁◎主编

最新经典珍藏



读国学经典，品传世文化

《薛仁贵征东 薛丁山征西》是我国著名的通俗小说之一，包含《薛仁贵征东》和《薛丁山征西》两大故事，是一部热血男儿的征战史诗，更是一首荡气回肠的英雄赞歌。



吉林出版集团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薛仁贵征东 薛丁山征西》的内容大致以薛仁贵、薛丁山父子的生平为经线，两人征战的事迹为纬线，剧情紧凑，情节跌宕，动人心魄。

《薛仁贵征东 薛丁山征西》全书采用章回体形式，出场



人物特点鲜明、栩栩如生，语言叙述明白如话、通俗易懂，因而流传极广，脍炙人口。



《薛仁贵征东 薛丁山征西》形象地描绘了薛仁贵父子从默默无闻、沙场建功到飞黄腾达的过程，对后人有很大的激励和鼓舞意义。



薛仁贵征东·薛 山征西

最新经典珍藏

(清)如莲居士◎原著

孟陶宁◎主编



读国学经典，品传世文化

《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是我国著名的通俗小说之一，包含《薛仁贵征东》和《薛丁山征西》两大故事，是一部热血男儿的征战史诗，更是一首荡气回肠的英雄赞歌。



吉林出版集团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薛仁贵征东 薛丁山征西 / 孟陶宁主编. —长春 :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2011.1

(中国古典名著系列丛书)

ISBN 978-7-5385-5274-4-01

I. ①薛… II. ①孟… III. ①章回小说-作品集-中
国-清代 IV. ①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55434 号

图书策划 刘刚 魏广振

设计制作  腾飞文化
13810585133

装帧设计 创品牌

薛仁贵征东 薛丁山征西

原 著 (清)如莲居士

主 编 孟陶宁

责任编辑 王天明

出版发行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地 址 吉林省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 编 130021

电 话 0431—85644762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0

印 张 30

字 数 47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8 月第 6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85-5274-4-01

定 价 49.80 元

图书若有印装问题,请联系印刷厂调换 电 话:010-61480644

目

录

薛仁贵征东

第一回	龙门县将星降世	唐天子梦扰青龙	2
第二回	胜班师罗通配丑妇	不齐国差使贡金珠	4
第三回	举金狮叔宝伤力	见白虎仁贵倾家	7
第四回	大王庄薛仁贵落魄	怜勇士柳金花赠衣	11
第五回	富家女逃难托乳母	贫穷汉有幸配淑女	14
第六回	射鸿雁薛礼逢故旧	赠盘缠周青同投军	18
第七回	樊家庄三寇破获	薛仁贵二次投军	21
第八回	樊绣花愿招豪侠婿	薛仁贵怒打出山虎	25
第九回	金钱山老将荐贤	赠令箭三次投军	28
第十回	尉迟恭征东为帅	薛仁贵活擒董逵	32
第十一回	白袍将巧摆龙门阵	唐天子爱慕英雄士	35
第十二回	小将军献平辽论	瞒天计贞观过海	39
第十三回	金沙滩鞭打独角兽	思乡岭李庆红认弟	42
第十四回	薛礼三箭定天山	番将惊走凤凰城	46
第十五回	汗马城黑夜鏖兵	凤凰山老将破获	49
第十六回	尉迟恭囚解建都	薛仁贵打猎遇帅	53
第十七回	唐贞观被困凤凰山	盖苏文飞刀斩众将	56
第十八回	薛万彻杀出番营	张士贵妒贤伤害	60
第十九回	梅月英法逞蜈蚣术	李药师仙赐金鸡旗	63
第二十回	盖苏文大败归建都	何宗宪袍幅冒功劳	66
第二十一回	尉迟恭犒赏查贤士	薛仁贵月夜叹功劳	70
第二十二回	番将力擒张志龙	周青怒锁先锋将	73
第二十三回	薛仁贵病挑安殿宝	尉迟恭怒打张士贵	77
第二十四回	火头军仙救藏军洞	唐天子驾困越虎城	80
第二十五回	护国公魂游天府	小爵主挂白救驾	84



薛仁贵征东
薛丁山征西





第二十六回	秦怀玉冲杀四门	老将军阴灵显圣	87
第二十七回	孝子大破飞刀阵	唐王路遇旧仇星	90
第二十八回	雪花鬚飞跳养军山	应梦臣得救真命主	94
第二十九回	银銮殿张环露奸脸	白玉关薛礼得龙驹	97
第三十回	长安城活擒反贼	说帅印威重贤臣	100
第三十一回	卖弓箭仁贵巧计	逞才能二周归唐	104
第三十二回	猩猩胆飞砧伤唐将	红幔幔中戟失摩天	107
第三十三回	宝石基采金进贡	扶余国借兵围城	110
第三十四回	程咬金诱惑盖苏文	摩天岭讨救薛仁贵	114
第三十五回	薛招讨大破围城将	盖苏文失计飞刀阵	117
第三十六回	扶余国二次借兵	朱皮仙播弄神通	121
第三十七回	香山弟子除妖法	唐国元戎演阵图	124
第三十八回	盖苏文误入龙门阵	薛仁贵智灭东辽帅	128
第三十九回	唐天子班师回朝	张士贵欺君正罪	131
第四十回	平辽王建造王府	射怪兽误伤婴儿	135
第四十一回	王敖祖救活世子	平辽王双美团圆	138

薛丁山征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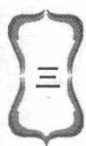
第一回	道宗设计害仁贵	假传圣旨诏回京	144
第二回	郡主撞死翠云宫	咬金保救薛仁贵	146
第三回	薛仁贵下落天牢	小儿痛打李道宗	147
第四回	薛仁贵天牢受苦	王茂生义重如山	149
第五回	薛仁贵绑赴法场	尉迟恭鞭断归天	150
第六回	茂公回朝救仁贵	宝同遣使下番书	152
第七回	唐天子御驾征西	薛仁贵重新拜帅	154
第八回	一路上旗开得胜	秦怀玉枪挑连度	155
第九回	界牌关驸马立功	金霞关尉迟逞能	157
第十回	空城计君臣受困	宝同一围锁阳城	159
第十一回	苏宝同大战唐将	秦怀玉还铜身亡	161
第十二回	尉迟弟兄遇飞刀	苏宝同大战仁贵	162
第十三回	苏宝同九口飞刀	薛仁贵受害沙场	164
第十四回	薛仁贵魂游地府	孽镜台照出真形	166
第十五回	薛仁贵死去还魂	宝同二困锁阳城	168
第十六回	徐茂公激将求救	程咬金骗出番营	169
第十七回	赠宝薛丁山下山	柳夫人母子重逢	171
第十八回	薛丁山领兵救父	窦仙童擒捉丁山	173
第十九回	薛丁山山寨成亲	窦一虎归唐平西	175

第二十回	勇罗通盘肠大战	锁阳城天子惊慌	176
第二十一回	薛丁山大破番营	苏宝同化虹逃走	178
第二十二回	唐天子君臣朝贺	薛仁贵父子重逢	180
第二十三回	唐天子驾回长安	宝同三困锁阳城	181
第二十四回	飞钹连伤唐大将	宴一虎揭榜求婚	183
第二十五回	宴一虎钹中受苦	秦汉奉命救师兄	185
第二十六回	监中放出小英雄	丁山大破铁板道	187
第二十七回	皇后火鹊烧八将	薛元帅子媳团圆	189
第二十八回	寒江关樊洪水战	樊梨花仙丹救兄	191
第二十九回	神鞭打走陈金定	梨花仙法捉丁山	192
第三十回	樊梨花移山倒海	三擒三放薛丁山	194
第三十一回	樊梨花无心杀父	小妹子有意诛兄	195
第三十二回	仁贵兵打青龙关	烈焰阵火陷丁山	197
第三十三回	樊梨花登坛点将	谢应登破烈焰阵	199
第三十四回	穿云箭射伤灵塔	薛丁山休弃梨花	201
第三十五回	丁山身陷洪水阵	咬金三请樊梨花	202
第三十六回	薛金莲劝兄认嫂	闹花烛丁山大怒	204
第三十七回	樊梨花怨命修行	玄武关刁爷出战	206
第三十八回	刁月娥擒拿唐将	师兄弟偷入香房	208
第三十九回	仙翁开看姻缘簿	迷魂沙乱刁月娥	209
第四十回	刁月娥失身秦汉	宴一虎变俏完姻	211
第四十一回	白虎关杨藩兴妖	薛仁贵中箭归天	213
第四十二回	唐太宗世民归天	高宗帝御驾征西	215
第四十三回	樊梨花浩封极品	薛丁山拜上寒江	216
第四十四回	难丁山梨花佯死	薛世子拜活梨花	218
第四十五回	樊梨花登台拜帅	薛丁山奉肯完婚	220
第四十六回	梨花大破白虎关	应龙飞马斩杨藩	222
第四十七回	梨花破关除二怪	秦汉借旗收双将	224
第四十八回	捆仙绳阵前擒怪	救龟蛇二将腾空	225
第四十九回	苏宝同布金光阵	樊元帅连夜抢关	227
第五十回	薛应龙劫阵丧命	二刘将公主招亲	229
第五十一回	梨花大破金光阵	产麒麟冲破飞刀	231
第五十二回	丁山神箭射妖龙	应龙芦花为水神	233
第五十三回	一虎盗剑囚铁笼	梨花放金丸夫人	235
第五十四回	铁笼火烧宴一虎	野熊摄去二多姣	237
第五十五回	二郎神大战野熊	圣母收伏二牛精	239
第五十六回	芙蓉设计杀朱崖	梨花兵打铜马关	241
第五十七回	盗金莺秦宴逞能	摄魂铃擒花伯赖	243
第五十八回	哈迷王坐朝议敌	梨花观看五龙阵	245
第五十九回	梨花一打五龙阵	宴一虎借芭蕉扇	247
第六十回	善才途中战秦汉	五公主阵上收宝	249
第六十一回	元帅营中产薛强	善才大破五龙阵	251



薛仁贵征东

薛丁山征西



第六十二回	欢娘刺死花叔赖	梨花兵打玉龙关	254
第六十三回	梨花仙法捉宝同	神光扇软窈仙童	256
第六十四回	仙翁触动截教主	妖仙大战樊梨花	258
第六十五回	摆列诸仙群会阵	二教斗法有高低	260
第六十六回	老祖大破诸仙阵	教主群妖全逃遁	262
第六十七回	番王纳款朝金阙	圣主班师得胜回	264
第六十八回	丁山奉旨葬仁贵	应举投亲遇不良	266
第六十九回	劫法场御赐金锤	鞭张保深结仇冤	269
第七十回	众英雄大闹花灯	通城虎打死内监	271
第七十一回	御花园打死张保	劫法场惊死高宗	273
第七十二回	武后下旨捉丁山	三百余名尽遭灾	275
第七十三回	薛刚一祭铁丘坟	武则天借春天顺	277
第七十四回	骆宾王移檄起义	薛刚二扫铁丘坟	279
第七十五回	薛刚三扫铁丘坟	西唐借兵招驸马	281
第七十六回	张君左秦府出丑	九炼山薛刚团圆	283
第七十七回	武三思四打九炼	程咬金夜劫周营	285
第七十八回	尉迟鞭打太阳枪	道人圈伤众英雄	287
第七十九回	余荣丹药救诸将	武三思月下遇妖	289
第八十回	莲花洞徐青下山	三思五打九炼山	291

薛仁贵征东



第一回

龙门县将星降世 唐天子梦扰青龙

诗曰：

御驾亲征扫北番，旌旗猎猎凯歌还；

元帅做下荒唐事，只影孤身返长安。

且说唐天子李世民平定北番，一路旌旗招展，凯歌阵阵，班师驾返长安。次日天子升殿，诸卿朝拜已毕，徐茂功俯伏启奏道：“臣启陛下，臣昨夜三更时候望观星象，只见正东上一派红光冲起，少停又是一道黑光，足有四五千里路远。臣想起来才得北番平静，只怕正东外国又有事发了。”朝廷说：“先生见此异事，寡人也得一梦兆，想来越发不祥了。”茂公说：“噫！陛下得一梦兆，不知怎样的缘由，讲与臣听，待臣详解。”天子叫声：“先生，寡人所梦甚奇。朕骑在马上独自出营游玩，并无一人保驾，只见外边世界甚好，单不见自己营帐。不想后边来了一人，红盔铁甲，青面獠牙，雉尾双挑，手中执赤铜刀，催开一骑绿马，飞身赶来，要杀寡人。朕心甚慌，叫救不应，只得加鞭逃命。那晓山路崎岖，不好行走，追到一派大海，只见波浪滔天，没有旱路走处。朕心慌张，纵下海滩，四蹄陷住泥沙，口叫：‘救驾。’那晓后面又来了一人，头上粉白将中，身上白绫战袄，坐下白马，手提方天戟，叫道：‘陛下，不必惊慌，我来救驾了！’追得过来，与这青面汉斗不上四五合，却被穿白的一戟刺死，扯了寡人起来。朕心欢悦，就问：‘小王兄英雄，未知姓甚名谁？救得寡人，随朕回营，加封厚爵。’他就说：‘臣家内有事，不敢就来随驾，改日还要保驾南征北讨。臣去也！’朕连忙扯住说：‘快留个姓名，家住何处，好改日差使臣来召到京师封官受爵。’他说：‘名姓不便留，有四句诗在此，就知小臣名姓。’朕便问他什么诗句。他说道：‘家住遥遥一点红，飘飘四下影无踪。三岁孩童千两价，保主跨海去征东。’说完，只见海内透起一个青龙头来，张开龙口，这个穿白的连人带马望龙嘴内跳了下去，就不见了。寡人大称奇异，哈哈笑醒，却是一梦。未知凶吉如何，先生详一详看。”茂公说：“阿！原来如此。据臣看来，这一道红光乃是杀气，必有一番血战之灾，只怕不出一年半载，这青面獠牙就要在正东上作乱，这个人一作乱了，当不得了！想我们这班老幼大将，擒他不住，不比去扫北，就是三年平静了。东边乃是大海，海外国度多有吹毛画虎之人，撒豆成兵之将，故而有这杀气冲空，此乃报信于我。却幸有这应梦贤人。若得梦内穿白小将，寻来就擒得他青面獠牙，平得他作乱了。”朝廷说：“先生！梦内人那里知道有这个人没有。这个人有影无形，何处寻他？”茂公说：“陛下有梦，必有应验。臣详这四句诗，名姓乡坊都是有的。”朝廷说：“如此先生详一详，看他姓甚名谁，住居那里？”茂公说：“陛下，他说：‘家住遥遥一点红’，那太阳沉西只算一点红了，必家住在山西。他纵下龙口去的，乃是龙门县了。山西绛州府有一个龙门县，若去寻他，必走在山西绛州府龙门县住。‘飘飘四下影无踪’，乃寒天降雪，四下里飘飘落下没有踪迹的，其人姓薛。‘三岁孩童千两价’，那三岁一个孩子值了千两价钱，岂不是个人贵了？仁贵二字是他名字了。其人必叫薛仁贵，保陛下跨海征东。东首多是个海，若去征东，必要过海的。所以这应梦贤臣说，保了陛下跨海去平复东辽。必要得这薛仁贵征得东来。”朝廷叫声：“先生，不知这绛州龙门县在那一方地面？”茂公说：“万岁又来了。这有何难？薛仁贵毕竟是英雄将才之人，万岁只要命一能人到山西绛州龙门县招兵买马，要收够将士十万；他们必来投军。若有薛仁贵三字，送到来京，加封他官爵。”朝廷说：“先生之言有理！众位王兄御侄们，那个领朕旨意到绛州龙门县招兵？”

只见班内闪出一人，头戴圆翅乌纱，身穿血染大红吉服，腰围金带，黑赧赧一张糙脸，短颈缩腮，狗眼深鼻，两耳招风，几根狗嘴须，执笏当胸，俯伏尘埃说：“陛下在上，臣三十六路都总管、七十二路大先锋张士贵，愿领我王旨意，到龙门县去招兵。”朝廷说：“爱卿此去，倘有薛仁贵，速写本章送到京来，其功非小。”张士贵叫声：“陛下在上，这薛仁贵三字看来有影无踪，不可深信。应梦贤臣不要到是臣的狗婿何宗宪。”朝廷说：“何以见得？”士贵道：“万岁在上，这应梦贤臣与狗婿一般，他也最喜穿白，惯用方天戟，力大无穷，十八般武艺件件皆能。是他若去征东，也平伏得来。”

朝廷说：“如此，爱卿的门婿何在？”士贵道：“陛下，臣之狗婿现在前营。”

朝廷说：“传朕旨意，宣进来。”士贵一声答应：“领旨。”同内侍即刻传旨。何宗宪进入御营，俯伏尘埃说：“陛下龙驾在上，小臣何宗宪朝见，愿我王万岁万万岁。”原来何宗宪面庞却与薛仁贵一样相似，所以朝廷把宗宪一看，宛若应梦贤臣一般，对着茂公看看。茂公叫声：“陛下，非也。他是何宗宪，万岁梦见这穿白的是薛仁贵，到绛州龙门县，自然还陛下一个穿白薛仁贵。”朝廷说：“张爱卿，那应梦贤臣非象你的门婿，你且往龙门县去招兵。”张士贵不敢再说，口称：“领旨。”同着何宗宪退出来，到自己帐内，分付公子带领家将们扯起营盘，一路正走山西。

列位呵，这张士贵你道何等入？就是当年鸡冠刘武周守介休的便是他了。与尉迟恭困在城内，日费千金，一同投唐。其人刁恶多端，奸猾不过。

他有四个儿子，两个女儿。大儿名唤张志龙，次儿志虎，三儿志彪，四儿志豹，多是能征惯战，单是心内不忠，奸计多端。长女配与何宗宪，也有一身武艺；次女送与李道宗为妃。却说张家父子同何宗宪六人上马，离了天子营盘，大公子张志龙在马上叫声：“父亲，朝廷得此梦内贤臣，与我妹丈一般，不去山西招兵，无有薛仁贵，此段救驾功劳是我妹丈的；若招兵果有此人，我等功劳休矣。”士贵道：“我儿，为父的领旨前去招兵，你道我为什么意思？皆因梦中之人与你妹丈相同，欲要图此功劳，所以领旨前去。没有姓薛的更好，若有这仁贵，只消将他埋灭死了，报不来京，只说没有此人。一定爱穿白袍者，必是你妹夫，皇上见没有薛仁贵，自然加张门厚爵，岂不为美？”

那番四子一婿连称：“父亲言之有理。”六人一路言谈，正走山西绛州龙门县，前去招兵，我且慢表。

单讲朝廷降下旨意，卷帐行兵，到得陕西，有大殿下李治，闻报父王班师，带了丞相魏征众文武出光泰门，前来迎接。说：“父王，儿臣在此迎接。”

“老臣魏征迎接我王。”朝廷叫：“王儿平身，降朕旨意，把人马停扎教场内。”殿下领旨，一声传令，只听三声号炮，兵马齐齐扎定。天子同了诸将进城，众文武送万岁登了龙位，一个个朝参过了，当殿卸甲，换了蟒服。差元帅往教场祭过旗纛，犒赏了大小三军，分开队伍，各自回家。夫妻完聚，骨肉团圆。朝廷降旨，金銮殿上大摆功臣筵宴，饮完御宴，驾退回宫，群臣散班，各回衙署，自有许多家常闲话。如今刀枪归库，马放南山，安然无事。

过了七八天，这一日鲁国公程咬金朝罢回来，正坐私衙，忽报史府差人要见。咬金说：“唤他进来。”史府家将唤进里边说：“千岁爷在上，小人史仁叩头。”咬金说：“起来，你到这里有何事干？”那史仁说：“千岁爷，我家老爷备酒在书房，特请千岁去赴席。”咬金道：“如此你先去，说我就来。”史府家将起身便走。程咬金随后出了自己府门上马，带了家将慢慢的行来。到了史府，衙门报进三堂。史大奈闻知，忙来迎接。说：“千岁哥哥，请到里边去。”咬金说：“为兄并无好处到你，怎么又要兄弟费心？”史大奈说：“哥哥又来了，小弟与兄劳苦多时，不曾饮酒谈心。蒙天有幸，恭喜班师，所以小弟特备水酒一杯与兄谈心。”咬金说：“只是又要难为你。”

二人挽手进入三堂，见过礼，同到书房。饮过香茗，靠和合窗前摆酒一桌，二人坐下，传杯弄盏，饮过数杯，说：“千岁哥哥，前日驾困木阳城，秦元帅大败，自思没有回朝之日，亏得哥哥你年纪虽老，英雄胆气未衰，故领救兵，奉旨杀出番营，幸有谢兄弟相度，恭喜班师。”咬金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为兄最胆大的。”这里闲谈饮酒，忽听和合窗外一声喊叫：“呔！程老头儿，





第二回

胜班师罗通配丑妇
不济国差使贡金珠

诗曰：

平番安享转长安，路望东辽杀气悬。

贤臣详梦知名姓，到后方知在海边。

再讲咬金奏称罗夫人哭诉之言：“‘罗成一旦为国捐躯，只传一脉，才年十七。只因朝廷被困北番，我儿要救父王，夺元帅印掌兵权，征北番救龙驾。逼死屠炉公主，触怒圣心，把孩儿削除官爵，退居为民，不容娶妻，岂不绝了罗门之后？先夫在九泉之下也不安心的。望伯父念昔日之情，在圣驾前保奏一本，容我孩儿娶妻，以接后嗣，感恩不尽！’为此老臣前来冒奏。可恨罗通把一个绝色公主尚然逼死，臣想不如配一个丑陋女子却好。凑巧访得史大奈有位令爱，生来妖怪一般，更犯疯病，该是姻缘。未知陛下如何？”

朝廷说：“既然程王兄保奏，寡人无有不准。”咬金大悦，说：“愿我王万岁、万万岁！”谢恩退出午门，又到罗府内细说一遍。窦氏夫人心中大悦，说：“烦伯伯与我孩儿作伐起来。”咬金道：“这个自然。”说罢，前往史府内说亲，不必再表。要晓得这一家作伐有甚难处？他家巴不能够推出了这厌物。东西各府公爷爵主们都来恭喜。选一吉日，罗老夫人料理请客，忙忙碌碌，一面迎亲，一面设酒款待，鼓乐喧天。史家这位姑娘倒也稀奇，这一日就不痴了。喜宾与他梳头，改换衣服。临上轿爹娘嘱咐几句，娶到家中结过亲，送入洞房，不必细讲。这位姑娘形状都变

你敢在寡人驾前吃御宴吗？”吓得程咬金魂不附体，抬头一看，只见对过有座楼，楼窗靠着一人，甚是可怕，乃是一张锅底黑色脸，这个面孔左半身推了出来，右半身凹了进去，连嘴都是歪的。凹面阔额，两道扫帚浓眉，一双铜铃豹眼，头发披散满面，穿了一件大红衫，一只左臂膊露出在外，靠了窗盘，提了一扇楼窗，要打下来。那程咬金慌忙立起身来，说：“兄弟，这是什么人，如此无礼，楼窗岂是打得下来的？”史大奈说：“哥哥不必惊慌，这是疯颠的。”对窗上说：“你不要胡乱！程老伯父在此饮酒，你敢打下来，还不退进去！”那番这个八不就的人就往里面去了。程咬金说：“兄弟，到底这是什么人。”大奈说：“唉！哥哥不要说起，只因家内不祥，是这样的了。”咬金说：“兄弟，你方才叫他称我老伯父，可是令郎？”大奈说：“不是，小弟没福，是小姐。”程咬金说：“又来取笑了。世间不齐整丑陋堂客也多，不曾见这样个人，地狱底头的恶鬼一般，怎说是你令爱起来。”大奈说：“不哄你，当真是我的小姐，所以说人家不祥，生出这样一个妖怪来了。更兼犯了疯癫之症，住在这座楼上，吵也被他吵死了。”咬金说：“应该把他嫁了出门。”大奈说：“哥哥又来取笑了，人家才貌的裙钗、绝色的佳人，尚有不中男家之意，我家这样一个妖魔鬼怪，那有人家要他。小弟只求他早死就是，白送出门也不想的。”咬金叫声：“兄弟不必担忧，为兄与你令爱作伐，攀一门亲罢。”大奈说：“又来了，小户人家怕没有门当户对，要这样一个怪物？”咬金说：“为兄说的不是小户人家，乃是大富大贵人家的荫袭公子。”大奈笑道：“若说大富大贵荫袭爵主，一发不少个千金小姐、美貌裙钗了。”咬金说：“兄弟，你不要管，在为兄身上还你一个有职分的女婿。”大奈说：“当真的么？”咬金道：“自然，为兄的告别了，明日到来回音。”大奈说：“既如此，哥哥慢去。”史老爷送出。鲁国公那马来到午门，下马走到偏殿，俯伏说：“陛下在上，臣有事冒奏天颜，罪该万死。”朝廷说：“王兄所奏何事。”咬金说：“万岁在上，臣前在罗府中，我弟妇夫人十分悲泪，对臣讲说：先夫在日，也曾立过功劳与国家出力，只因：‘一旦为国捐躯死，惟有罗通一脉传。’不知程咬金怎生作伐，且看下回分解。”



了，脸上泛了白，面貌却也正当齐整了些。与罗通最和睦，孝顺婆婆十二朝，过门后权掌家事，万事贤能。史大奈满心欢喜，史夫人甚是宽怀，各府公爷无不称奇。也算罗门有幸，五百年结下姻缘，不必去说。

再讲贞观天子驾坐金銮，自从班师回家有两月有余。山西绛州龙门县张士贵招兵没有姓薛的，故打本章道来。黄门官呈上，朝廷一看，上写：“三十六路都总管，七十二路总先锋臣张环，奉我王旨意，在山西龙门县总兵衙门扯起招军旗号。天下九省四郡各路人民投军者不计其数，单单没有姓薛的，应梦贤臣一定是狗婿何宗宪。愿陛下详察。”朝廷叫声：“先生，张环本上说并没有姓薛的，便怎么样？”茂公说：“陛下不必担忧，龙门县一定有个薛仁贵，待张环招足了十万人马，自然有薛仁贵在里边的。”君臣正在讲论，忽有黄门官俯伏说：“陛下龙驾在上，今有不齐国使臣现在午门，有三桩宝物特来进贡。”皇爷龙颜大悦，说：“既然有宝物进贡，降朕旨意，快宣上来。”黄门官领旨传出：“宣进来。”有不齐国使臣上金銮殿俯伏朝见，说：“天朝圣主龙驾在上，小邦使臣官王彪见驾，愿圣主万寿无疆！”朝廷把龙目望下一瞧，只见使臣官头上戴一顶圆翅纱貂，狐狸倒照，身穿猩猩血染大红补子袍，腰围金带，脚踏乌靴。但是这个脸看不出的。不知为什么用这一块纱帕遮了面，就象钟馗送妹模样。天子看不出，就道：“问你可是不齐国使臣王彪么？”应道：“臣正是。”天子说：“你邦狼主送三桩什么宝物与寡人？”王彪说：“万岁请看献表就知明白。”把表章展开，朝廷一看，上写：“臣不齐国云王朝首天朝圣主，愿天子万岁！因小国无甚异宝，惟有三桩鄙物；赤金嵌宝冠、白玉带一围、绛黄蟒服一领。略表臣心。”天子大悦，说：“爱卿，如今这三件宝物拿上来与寡人看。”王彪说：“阿呀，圣上阿！臣该万死！”天子大惊，说：“为什么？三桩宝物进贡入朝，乃是你的功劳，还有何罪？”王彪道：“万岁阿！不要说起。臣奉狼主旨意，把三桩宝物放在车子上，叫四名小番推了，打从东辽国经过。遇着高建王驾下大元帅盖苏文拦住去路，劫去三桩宝物，把小番尽皆杀死。臣再三跪求，饶我一命。还讲万岁爷许多不逊，臣不敢奏。”天子大怒，说：“有这等事？你细细奏来。”

王彪领旨，说：“万岁！这盖苏文说，‘中原花花世界，要兴兵过海，去夺大唐天下，如在反掌！少不得一统山河全归于我，何况这三桩宝物？留在这里，你寄个信去。’小臣被他拿住，刺几行字在面上，故把纱遮面上。求万岁恕臣之罪。”天子说：“卿家无罪。你把纱帕拿去，走上来等朕看看。”

那王彪鞠躬到龙案前，把纱帕去掉了。天子站起身一看，只见他面上刺着数行字道：

面刺海东不齐国，东辽大将盖苏文。把总催兵都元帅，先锋挂印独称横。几次兴兵离大海，三番举义到长安。今年若不来进贡，明年八月就兴兵。生擒敬德秦叔宝，活捉长安大队军。战书寄到南朝去，传与我儿李世民！

天子看了这十二句言语犹可，独怪那“传与我儿李世民”这一句，不觉那龙颜大怒，大叫：“阿唷，阿唷！罢了，罢了！”这一声喊惊得使臣魂不附体，连忙趴定金阶说：“万岁饶命阿！”朝廷说：“与你无罪！”吓得那文武战战兢兢。徐茂公上前问道：“陛下，他面上刺的什么，陛下龙颜大怒起来？”

朝廷说：“徐先生，你下去观看一遍，就知明白。”茂公走过去看了一遍，说道：“陛下如何？梦内之事不可不信。东辽此人作乱，非同小可，不比扫北之易。请陛下龙心宽安。待张士贵收了应梦贤臣，起兵过海征服他就是了。”

天子就令内侍把金银赏赐王彪，叫声：“爱卿，你路上辛苦劳烦。降旨一路汛地官送归过海，若到东辽国去见这盖苏文，叫他脖子颈候长些，百日内就来取他的颅头便了！你是去罢。”使臣王彪叩谢：“愿我皇圣寿无疆！”不齐国使臣退出午门，回归过海。不必去表。

如今再讲贞观天子叫声：“徐先生，此去征东，必要应梦贤臣姓薛的方可平复的。”茂公道：“这个自然。东辽不比北番，厉害不过，多有吹毛画虎之人，撒豆成兵之将，要薛仁贵方破得这班妖兵怪将。若是我邦这班老幼兄弟们，动也动不得。”朝廷道：“如此说起来，就有薛仁贵，必要个元帅领兵的。寡人看这秦王兄年高老迈，那里掌得这个兵权？东辽好不枭勇，他去得的



么？必要个能干些的才为元帅去得。”这是天子好心肠，好意思，是这等说道：“秦王兄为了多年元帅，跋涉了一生一世。今日东征况有妖兵厉害。把这颗帅印交了别人，脱了这劳碌，安享在家，何等不美？”那晓得都是不争气的秦叔宝，假装不听见，低了头在下边。尉迟恭与程咬金从不曾为元帅过的，不知道这元帅有许多好处。在里面听得万岁说了这一句，大家装出英雄来了。尉迟恭挺胸叠肚。程咬金在那里使脚弄手起来。朝廷说：“朕看来倒是尉迟王兄能干些，可以掌得兵权。”天子还不曾说完，敬德跪称：“臣去得。谢我主万岁、万万岁！”程咬金见尉迟恭谢恩，也要跪下来夺这个元帅。那晓得秦琼连忙说：“住了！”上前叫声：“陛下，万岁道臣年迈无能，掌不得兵权，为什么尉迟老将军就掌得兵权？他与臣年纪仿佛，昔日在下梁城，臣与尉迟将军战到百余合以后，三鞭换两铜，陛下亲见他大败而走。看起来臣与他只不过芦地相连，本事他也不叫什么十分高，何见今日臣就不及他？当初南征北讨，都是臣领兵的。今日臣就去不得了，岂不要被众文武耻笑，道老臣无能，怕去了。求陛下还要宽容。”程咬金说：“当真我们秦哥还狠！元帅积祖是秦家的。我老程强似你万倍，尚不敢夺他。你这黑炭团到得那里是那里，思想要夺起帅印来？”朝廷说：“不必多言。阿，秦王兄，虽只如此，你到底年高了，尉迟王兄狠些。”叔宝叫声：“陛下，你单道老臣无能，自古道：年老专擒年少小将，英雄不怕少年郎！臣年纪虽有七旬，壮年本事不但还在，更觉狠得多了；智量还高，征东纤细事情如在臣反掌之易。不是笑着尉迟老将军，你晓得横冲直撞，比你怯些胜了他，比你勇些就不能取胜了。那里晓得为元帅的法度？长蛇阵怎么摆？二龙阵怎么破？”敬德哈哈笑道：“秦老千岁，某家虽非人才出众，就是为帅之道也略晓一二。让了某家吧！”叔宝说：“老将军，要俺帅印，圣驾面前各把本事比一比看。”天子高兴的说：“倒好，胜者为帅。”传旨午门外抬进金狮子上来，放在阶前，铁打成的，高有三尺，外面金子裹的，足有千斤重。叔宝说：“尉迟将军，你本事若高，要举起金狮子在殿前绕三回，走九转。”敬德想道：“这个东西有千斤重。当初拿得起，走得动，如今来不得了。”叫声：“秦老千岁，还是你先拿我先拿？”叔宝说：“就是你先来！”

敬德说：“也罢，待某来！”把皂袍袖一转，走将过来，右手柱腰，左手拿住狮子，脚挣一挣，动也动不得一动，怎样九转三回起来？想来要走动，料想来不得的，只好把脚力挣起来的。缓缓把脚松一松，跨得一步，满面挣得通红，勉强在殿上绕得一圈。脚要软倒来了，只得放下金狮子，说：“某家来不得。金狮子重的很，只怕老千岁拿不起！”叔宝嘿嘿冷笑，叫声：“陛下如何？眼见尉迟老将军无能，这不多重东西就不能够绕三回。秦琼年纪虽高，今日驾前绕三回九转与你们看看。”程咬金说：“这个东西不多重，这几斤我也拿得起的。秦哥自然走三回绕九转，不足为奇的。”那秦琼听言，一发高兴。就把袍袖一捋，也是这样拿法，动也不动，连自己也不信起来，说：“什么东西？我少年本事那里去了？”犹恐出丑，只得用尽平生之力举了起来，要走三回，那里走得动！眼前火星直冒，头晕凌凌，脚步松了一松，眼前乌黑的了。到第二步，血朝上来，忍不住张开口鲜血一喷，迎面一跤，跌倒在地，呜呼哀哉！

要晓得叔宝平日内名闻天下，都是空虚，装此英雄，血也忍得多，伤也伤得多。昔日正在壮年，忍得住。如今有年纪了，旧病复发，血都喷完了，晕倒金銮。吓得天子魂飞海外，亲自忙出龙位，说：“秦王兄，你拿不起就罢了，何苦如此！快与朕唤醒来。”众公爷上前扶定。程咬金大哭起来，叫声：“我那秦哥阿！”尉迟恭看叔宝眼珠都泛白了，说：“某家与你作耍，何苦把性命拼起来？”咬金说：“呸！出来！我把你这黑炭团狗攏的！”尉迟恭也说：“呔！不要骂！”咬金道：“都是你不好！晓得秦哥年迈，你偏要送他性命。好好与我叫醒了，只得担些干系；若有三长两短，你这黑炭团要碎刚下来的！”秦怀玉看见老子斗力喷血死的，跨将过来，望着尉迟恭夹胸前只一掌。他不防的，一个鹞子翻身，跌在那边去了。敬德爬起身来说：“与我什么相干？”程咬金说：“不是你倒是不成？侄儿再打！”秦怀玉又一拳打过去。敬德把左手接住他的拳头，复手一扯，怀玉反跌倒在地。爬起身来思量还要打，朝廷喝住了，说：“王兄、御侄，不必动手，金銮殿谁敢吵闹？叫醒秦王兄要紧。”两人住手。尉迟恭叫声：“老千岁苏醒！”朝廷说：“秦王兄醒来！”大家连叫数声。秦琼悠悠醒转，说：“阿唷！罢了，罢了！真乃废人也。”朝廷说：“好了！”



尉迟恭上前说：“千岁，某家多多有罪了！”程咬金说：“快些叩头赔罪！”叔宝叫声：“老将军说那里话来。果然本事高强，正该与国出力。俺秦琼无用的了！”眼中掉泪，叫声：“陛下，臣来举狮子，还思量掌兵权，征东辽。如今再不道四肢无力，昏沉不醒，在阳间不多几天了。万岁若念老臣昔日微功、等待臣略好些，方同去征东。就去不能够了，还有言语叮嘱尉迟将军，托他帅印，随驾前去征东。陛下若然一旦抛撇了臣，径去征东，臣情愿死在金阶，再不回衙了。”朝廷说：“这个自然，帅印还在王兄处，还是要王兄去平得来。没有王兄，寡人也不托胆。王兄请放心回去，保重为主。”叔宝说：“既如此，恕臣不辞驾了。我儿扶父出殿。”怀玉应道：“爹爹，孩儿知道。”那番秦怀玉与程咬金扶了秦琼。尉迟恭也来搀扶，出了午门，叫声：“老千岁！恕不远送了。”

叔宝说：“老将军请转，改日会罢！”一路回家，卧于床上，借端起病，看来不久。

单说天子心内忧虑秦琼。茂公说：“陛下，国库空虚，命大臣外省催粮。又要能干公爷到山东登州府督造战船一千五百号，一年内成功，好跨海征东。这两桩要紧事情迟延不得。”天子说：“既如此，命鲁国公程咬金往各省催粮，传长国国王君可督造战船。”二位公爷领旨，退出午门。王君可往登州府，程咬金各路催粮，不表。

再讲山西绛州府龙门县该管地方，有座太平庄，庄上有个村名曰薛家村。

村中有一富翁名叫薛恒，家私巨万。所生二子，大儿薛雄，次儿薛英。才交三十，薛恒身故。弟兄分了家私，各自营业。这二人各开典当，良田千顷，富称故国，人人相称。员外次子薛英，娶妻潘氏，三十五岁生下一子，名唤薛礼，双名仁贵。从小到大不开口的，爹娘不欢喜，道他是哑巴子。直到五十岁庆寿，仁贵十五岁了。一日睡在书房中，见一白虎揭开帐子扑身进来，吓得他魂飞天外，喊声：“不好了！”才得开口。当日拜寿，就说爹娘福如东海，寿比南山。薛英夫妇十分欢喜，爱惜如珠。不晓得罗成死了，薛仁贵所以就开口的。不上几天，老夫妇双双病死了。只叫做：白虎当头坐，无灾必有祸。真曰：“白虎开了口，无有不死。”仁贵把家私执掌，也不晓得开店，日夜习学武艺，开弓跑马，名闻天下，师家请了几位，在家习学六韬三略。又遭两场回禄，把巨万家私、田园屋宇弄得干干净净。马上十八般，地下十八件般般皆晓，件件皆能。箭射百步穿杨，日日会集朋友放马射箭。家私费尽，只剩得一间房子。吃又吃得，一天要吃一斗五升米，又不做生意，那里来得吃？卖些家货什物，不够数月吃得干干净净。楼房变卖，无处栖身，只得住进一山脚下破窑里边，犹如叫花子一般。到十一月寒天，又无棉衣，夜无床帐，好不苦楚！饿了两三天，那里饿得过，睡在地上，思量其时八、九月还好，秋天还不冷。如今寒天冻饿难过。绝早起身出了窑门，心中想道：“往那里去好呢？有了！我伯父家中十分豪富，两三年从不去搅扰他，今日不免走一遭。”心中暗想，一路早到。抬头看见墙门门首有许多庄客，尽是刁恶的，一见薛礼，假意喝道：“饭是吃过了，点心还早。不便当别处去求讨罢！”正是：龙逢浅水遭虾戏，虎落荒崖被犬欺。

毕竟不知薛礼如何回话，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回

举金狮叔宝伤力 见白虎仁贵倾家

诗曰：

仁贵穷来算得穷，时来方得遇英雄。

投军得把功劳显，跨海征东官爵荣。



再说薛仁贵一听刁奴之言，心中不觉大怒，便大喝道：“你们这班狗头，眼珠都是瞎的？公子爷怎么将来比做叫花的？我是你主人的侄儿，报进去！”

那些庄汉道：“我家主人大富大贵，那里有你这样穷侄儿？我家员外的亲眷甚多，却也尽是穿绫着绢，从来没与贫人来往。你这个人不但穷，而且叫花一般，怎么好进去报？”仁贵听说，怒气冲天，说：“我也不来与你算账，待我进去禀知伯父，少不得处治！”

薛礼甩开大步，走到里边。正遇着薛雄坐在厅上，仁贵上前叫声：“伯父，侄儿拜见！”员外一见，火星直冒，说：“住了！你是什么人，叫我伯父？”薛礼道：“侄儿就是薛仁贵。”员外道：“哇！畜生！还亏你老脸前来见我伯父。我想，你当初父母养你如同珍宝，有巨万家私托与你，指望与祖上争气。不幸生你这不肖子，与父母不争气，把家私费尽，还有面目见我！我只道你死在街坊，谁知反上我门到来做什么？”仁贵说：“侄儿一则望望伯父；二则家内缺少饭米，要与伯父借米一二斗，改日奉还。”薛雄说：“你要米何用？”仁贵道：“我要学成武艺，吃了跑马。快拿来与我。”薛雄怒道：“你这畜生！把家私看得不值钱，巨万拿来都出脱了。今日肚中饥了，原想要米的，为何不要到弓、马上去寻来吃？”仁贵说：“伯父，你不要把武艺看轻了。不要说前朝列国。即据本朝有个尉迟恭，打铁为生，只为本事高强，做了虢国公。闻得这些大臣都是布衣起首。侄儿本事也不弱，朝里边的大臣如今命运不通，落难在此，少不得有一朝际遇，一家国公是稳稳到手的。”薛雄听了又气又恼，说道：“青天白日，你不要在此做梦！你这个人做了国公，京都内外抬不得许多人。自己肚里不曾饱，却在此讲混话。这样不成器的畜生，还要在此恼我性子。薛门中没有你这个人，你不要认我伯父，我也决不来认你什么侄儿。庄汉们，与我赶出去！”薛礼心中大怒，说：“罢了！罢了！我自己也昏了！穷来有二三年了，从来不搅扰这里，何苦今日走来讨他羞辱？”不别而行。出了墙门大叹一声道：“咳！怪不得那些闲人都不肯看顾，自家骨肉尚然如此。如今回转破窑也是无益，肚中又饥得很，吃又没得吃，难在阳间为人。”一头走，一头想，来到山脚下见一株大槐树，仁贵大哭说：“这是我葬身之地了！也罢！”把一条索子系在树上吊起来了。

仁贵命不该绝，来了一个救星名叫王茂生。他是小户贫民，挑担为生，偶然经过，抬头一看吊起一人，倒吓得面如土色。仔细一认，却也认得是薛大官人：“不知为什么寻此短见？待我救他下来。”茂生把担歇下，摆过一块石头摆定了，将身立在上面，伸手往他心内摸摸，看还有一点热气，双手抱起，要等个人来解这个索结，谁想再没有人来。不多一会，那边来了一个卖婆仔，细一看，原来就是自家的妻子毛氏大娘。都算有福，同来相救。那茂生正在烦恼，见妻子走来，心中大喜，叫声：“娘子，快走一步，救了一条性命也是阴德。”那大娘连忙走上前，把箱子放下，跨上石头，双手把圈解脱。茂生抱下来，放在草地上。薛礼悠悠苏醒，把眼张开说：“那个恩人在此救我？”“王茂生同妻毛氏做生意回来，因见大官人吊在树上，夫妇二人放下来的。”仁贵道：“阿呀！如此说二人是我大恩人了。请受小子薛礼拜见！”茂生道：“这个我夫妻当不起。请问大官人为什么寻此短见起来？”



仁贵说：“恩人不要说起，只恨自己命运不好，今日到伯父家中借贷，却遭如此凌贱。小子仔细思量，实无好处。原要死的，不如早绝。”茂生道：“原来如此。这也不得怨命，自古说：碌砖也有翻身日，困龙也有上天时。你伯父如此势利，决不富了一世。阿娘，你笼子内可有斗把米么？将来赠了他。”毛氏道：“官人，米是有的，既要送他，何不请到家中坐坐。走路成何体统？”茂生道：“娘子之

言极是，阿，薛官人，且同我到舍小去坐坐，赠你斗米便了。”仁贵道：“难得恩人，犹如重生父母，再长爹娘！”茂生挑了担子，与薛礼先走。毛氏大娘背了笼子，在后慢慢的来。一到门首，把门开了，二人进到里边，见小小坐起，倒也精雅。毛氏大娘进入里面烹茶出来。茂生说：“请问大官人，我闻令尊亡后有巨万家私，怎么弄得一贫如洗？”

仁贵道：“恩人不要讲起。只因自己志短，昔年合同了朋友学什么武艺、弓马刀枪，故而把万贯家财都出脱了。”茂生听言大喜，说：“这也是正经，不为志短。未知武艺可精么？”仁贵道：“恩人阿！若说弓马武艺，件件皆精。但如今英雄无用武之地，救济不来。”茂生道：“大官人说那里话来。自古道：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皇家。既有一身本事，后来必有好处！娘子快准备酒饭。”毛氏大娘在里面句句听得，叫声：“官人走进来，我有话讲。”茂生说：“大官人请坐，我进去就来。”茂生走到里面，便叫：“娘子有什么话说？”毛氏道：“官人阿，妾身看那薛大官人不象落魄的，面上官星显现，后来不作公侯，便为梁栋。我们要周济，必然要与他说过，后来要靠他过日子，如若不与他说过，倘他后来有了一官半职，忘记了我们，岂不枉费心机？”茂生说：“娘子之言甚为有理。”便走来说道：“薛大官人，我欲与你结拜生死之交，未知意下如何？”仁贵听言大喜，假意说道：“这个再不敢的。小子感承恩人照管，无恩可报，焉敢大胆与恩人拜起弟兄来！”茂生说：“大官人，不是这论。我与你拜了弟兄，好好来来往往。倘我不在家中，我妻子就可叔嫂相称，何等不美？”仁贵道：“蒙恩人既这等见爱，小子从命便了。”茂生说：“待我去请了关夫子来。”走出门外，不多一会买了鱼肉进到里面。好一个毛氏大娘，忙忙碌碌端整了一会。茂生供起关张，摆了礼物，点起香烛，斟了一杯酒，拜跪在地，说：“神明在上。弟子王茂生才年三十九岁，九月十六丑时生的。路遇薛仁贵，结为兄弟，到老同器，连枝一般。若有半路异心，不得好死！”仁贵也跪下说：“神明在上。弟子薛礼行年二十一岁，八月十五寅时建生。今与王茂生结为手足。若有异心，欺兄忘嫂，天雷打死，万弩穿身！”二人立了千斤重誓，立起身来送过了神，如今就是弟兄相称。大娘端正四品肴馔，拿出来摆在桌上。茂生说：“兄弟，坐下来吃酒。”仁贵饮了数杯，如今大家用饭。茂生说：“娘子，你肚中饥了，自家人不妨，就同坐在此吃罢！”这位娘子倒也老实，才坐得下来，仁贵吃了七八碗了。要晓得他几天没有饭下口吃，况又吃得，如今一见饭没有数碗吃的，一篮饭有四五升米在里头。茂生吃得一碗，见他添得凶了，倒看他吃。毛氏坐下来，这个饭一碗也不曾吃，差不多完在里头了。茂生大悦道：“好兄弟，吃得，必是国家良将！娘子，快些再去烧起来。”仁贵说：“不必了，足够了。”他是心中暗想：“我若再吃，吓也吓死了。我回家少不得赠我一斗米，回到窑中吃个饱。”算计已定，说：“哥哥嫂嫂请上，兄弟拜谢！”茂生道：“阿呀！兄弟又来了！自家人不必客气。还有一斗二升米在此，你拿去，过几天缺少什么东西只消走来便了。”仁贵道：“哥嫂大恩，何日得报？”茂生道：“说那里话来，兄弟慢去。”

仁贵出门，一路回转破窑。当日就吃了一斗米，只剩得二升米，明日吃不来了。只得又到茂生家来，却遇见他夫妻两个正要出门，一见薛仁贵，满心欢喜说：“兄弟，为什么绝早到来？”薛礼说：“特来谢谢哥嫂。”茂生说：“兄弟又来了，自家兄弟谢什么，还有多少米在家？”仁贵说：“昨日吃了一斗，只有二升在家了。”王茂生心中一想，说：“完了！昨日在此吃了五升米去的，回家又吃了一斗。是这样一个吃法，叫我那里来得？今日早来，决定又要米了。”好位毛氏，见丈夫沉吟不语，便叫道：“官人，妾身还积下一斗粟米在此，拿来赠了叔叔拿去罢！”茂生说：“正是。”毛氏将米取出，茂生付与仁贵，接了谢去。茂生想：“如今引鬼入门了，便怎么处？”

少表茂生夫妻之事。且说仁贵，他今靠着王茂生恩养，不管好歹，准准一日要吃一斗米，朝朝到王家来拿来要。要晓得这夫妻二人做小本生涯的，彼时原积得起银钱。如今这仁贵吃得太多了，两个人趁赚进来，总然养他不够，把一向积下银钱都用去了，又不好回绝他，只得差差补补寻来养他，连本钱都吃得干干净净，生意也做不起了。仁贵还不识时务，天天要米。王茂生心中纳闷，说：“娘子，不道薛仁贵这等吃得，连本钱都被他吃完了。今日那里有一斗米？我就饿了一日不妨。他若来怎样也好饿他？”毛氏大娘听说，便叫声：“官人，没有商量，此刻少不





得叔叔又要来了。只得把衣服拿去当几钱银子来买米与他。”茂生说：“倒也有理。”那番，今日当，明日当，当不上七八天，当头都吃尽了。弄得王茂生走头没路，日日在外打听。

不道这一日访得一头门路在此，他若肯去，饭也有得吃。大娘说：“官人，什么门路？”茂生说：“娘子，我闻得离此地三十里之遥，有座柳家庄。庄主柳员外家私巨万，另造一所厅房楼屋，费用一万银子。包工的缺少几名小工，不如待他去相帮，也有得吃了。”毛氏说：“倒也使得。但不知叔叔肯去做小工否？”

夫妻正在言谈，却好仁贵走进来了。茂生说：“兄弟，为兄有一句话对你讲。”仁贵道：“哥哥什么话说？”茂生说：“你日吃斗米，为兄的甚是养不起。你若肯去做生活就有饭吃了。”仁贵说：“哥哥，做什么生活？”

茂生道：“兄弟，离此三十里柳家庄柳员外造一所大房子，缺少几名小作。你可肯去做？”仁贵说：“但我不曾学匠人，造屋做不来的。”茂生道：“噯！兄弟，造屋自有匠头。只不过抬抬木头，搬些砖瓦石头等类。”仁贵道：“阿！这个容易的。可有饭吃的么？”茂生道：“兄弟又来了，饭怎么没有，非但吃饭，还有工钱。”仁贵道：“要什么工钱？只要饭吃饱就好了。”茂生说：“既如此，同去！”两下出门，一路前往大王庄，走到柳家村，果见柳员外府上有数百人，在那里忙忙碌碌。茂生走上前，对木匠作头说道：“周师父！”

作头听叫连忙走过来说：“阿呀！原来是茂生。请了！有什么话？”茂生说：“我有个兄弟薛仁贵，欲要相帮老师做做小工，可用得着么？”周匠头道：“好来得凑巧，我这里正缺小作，住在此便了。”茂生说：“兄弟，你住在此相帮，为兄去了，不常来望你的。”仁贵说：“哥哥请回！”王茂生回去不表。

再讲仁贵从早晨来到柳家庄，说得几句话，一并作活，还不端正，要吃早饭了。把这些长板铺了，二三百人坐下，四个人一篮饭，四碗豆腐，一碗汤。你看这仁贵，坐在下面也罢，刚刚坐在作头旁首第二位上。原是饿虎一般的吃法，一碗只划得两口，这些人才吃得半碗，他倒吃了十来碗。作头看见，心内着了忙，说：“怎么样，这个人难道没有喉咙的么？”下面这些人大家停了饭碗，都仰着头看他吃。这薛礼吃饭没有碗数的，吃出了神，只顾添饭，完了一篮，又拿下面这一篮来吃。不多一会，足足吃了四篮饭，方停了碗，说够了。作头心下暗想：“这个人用不着的，待等王茂生来，回他去罢。”心里边是这样想。如今吃了饭，大家各自散开去做生活。仁贵新来，不晓得的，便说：“老师，我做什么生活？”作头说：“那一首河口去相帮他们扛起木料来。”仁贵答应，忙到河边。见有二三十人在水中系了索子，背的背，扯的扯，乃是大显柱正梁的木料，许多人扯一根扯他不起。仁贵见了大笑，说：“你们这班没用之辈！根把木头值得许多人去扯他？大家拿了一根走就是了。”众人说：“你这个有些疯癫的么？相帮我们扯得起来，算你力气狠得极的了。若说思量一个人拿一根，真正痴话了。”仁贵说：“待我来拿与你们看看。”他说罢，便走下水来，双手把这头段拿起来，放在肩头上，又拿一根挟在左肋下，那右肋下也挟了一根，走上岸来，拖了就跑。

众人把舌头乱伸，说：“好气力！我们许多人拿一根尚然弄不起。这个人一人拿三根，倒拿了就走。这些木料都让他一个拿罢！我们自去做别件罢。”

那晓仁贵三根一拿，不上二三个时辰，二百根木头都拿完了。作头暗想：“这也还好，抵得二三十人吃饭，也抵四五十人生活。如今相帮挑挑砖瓦，要挡抵四五篮饭也情愿的。”

到明日，王茂生果然来望，便说：“兄弟，可过得服么？”仁贵说：“倒也过得服的。”那个周大木走将过来，叫声：“王茂生！你这个兄弟做生活倒也做得。但是吃饭大觉吃得多，一日差不多要吃一斗米。我是包在此的，倘然吃折了怎么处？不要工钱只吃饭还合得着。”茂生说：“薛兄弟，周老师道你吃得多，没有工钱。你可肯么？”仁贵说：“那个要什么工钱！只要有得吃就够了。”茂生说：“如此极好。兄弟我去了。”不表茂生回去。

且说薛仁贵如今倒也快活。这些人也觉偷力得多了，拿不起的东西都叫他抬拿。自此之后，光阴迅速。到了十二月冷天，仁贵受苦了，身上只穿是单衣，鞋袜都没有的。不想这一月天